



寻夫

仰望星空

□张良

2

赵老板，是当年我在西安参加西部博览会时认识的。那年，我选了本村个头最大，成色最好的板栗，到博览会参展。一个大个子，长得白白胖胖，操山东口音的人，来到我们展柜前，抓起几颗板栗，左端详右端详，服务员小孙(村里的)灵机一动，说欢迎品尝的时候，麻利地呈上一盘刚从烤箱里出来，看上去金灿灿的熟栗。山东汉子一尝，称赞不已，说走了全国那么多地方，还没尝到过如此好吃的板栗。当然好吃了，我们那里属高寒山区，海拔一千八百米，又有充足的阳光，是最适宜出产板栗的地方。用这位山东汉子的话说就是：又甜又糯，入口就化渣，简直爽呆了！不仅如此，我们那里的板栗，还以个头大，色泽亮而著称，不像北方出产的板栗，袖珍颗粒，药丸子一般。

“这是我们村主任袁永春。”村文书小李不失时机向客人介绍。

“幸会幸会！”对方与我热情握手，随即逃过名片。

我一看，精致的名片上赫然写着：“食为天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”字样，下面还有一排英文字母，我不认识。

从那天起，我便结识了赵老板。

我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润滑，不然，要不了多久，关系就生涩、淡了，再往后，就形同陌生的路人。但润滑关系不一定只是物质层面的，有时精神上的相通，胜过烟酒和吃请。赵老板与我一南一北，相距甚远，但凡逢年过节，我会主动给他去个电话，问候他的家人，说说村里的情况，有时也会就当下热点问题发两句独到的见解，他也就一直没忘了我这个朋友。随着时光推移，彼此还越发熟络了。认识他的第二年中秋，他一次性从我们村订了五万斤板栗，说是过节给职工都发一点。

后来，说上面不允许给职工发礼品了。“酒好不怕巷子深。”听出我失望，他说，“我会从其他渠道帮你想办法的。”

昨天他打来电话，让我去参会，我

一下就意识到机遇来了，肯定与板栗有关。赵老板向来大手笔，我早有耳闻。如果这回是宗大买卖，那对我们村来说，简直就是雪中送炭。今年苦拉村要是能销出二三十万斤，人平就能达到两千元，加上市科技局对口扶贫资金，摊下来，全村脱贫就有望了。

村民们有的手提肩扛，有的用手推车推，有的赶了马驮，大袋小袋的板栗便呼啦啦涌向村委会院坝，收板栗的老板提了钱袋子，早已等在那里。村民们兴高采烈，把一袋袋板栗码到磅秤上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这边一袋袋过了秤的板栗倒出来，堆成一座座小山，那边接过红红绿绿的钞票，哗哗地数，个个乐得合不拢嘴。……我脑海里正涌现这热腾腾的喜人场景。

火车咣一声停下来，把我从浮想中拽回现实。

这是到了保宁县城，保宁县是人口大县，老远就看到站台上黑压压的人，他们涌上来，把原本满当当的车厢塞得更紧了。我们有座位的还好，那些没买到座票的就惨了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一拨人挤过去，一拨人又挤过来，人声嘈杂，有脱了鞋把脚亮出来的，有撩起衣襟散热的，有抠了纸盖泡方便面的，一时间脚臭味狐臭味方便面的香味混合成一种复杂的气味，充斥着整个车厢。人与人之间是需要距离的，这些形形色色各不相干的人，大眼瞪小眼地挤在一堆，是非常难受的，我不想多看一眼车厢里的龌龊与不堪，就把目光扭向窗外。外面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，却很少看见农人的房舍，我就纳闷，这些人居住在哪儿，到这些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劳作，得走多久？一定是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吧，否则，不等走到自家地里，可能天都黑了。

本来这次可以轻装上阵，直接同赵老板接洽，参加订货会，住星级宾馆，吃大餐，好好享受，风光一把。因为好久没来省城了，要不是这样的机会，我也脱不开身，村上那些大事小物，都得找我，好像离了我地球就不转了似的，真让人哭笑不得。乡政府三天两头开会，无论大会小会，都被冠以重要会议或紧

急会议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，你还得始终至终做出认真听会的架势，时间长了，真令人生厌。这回正好出来放松放松，散散心，可倒好，跟着个尾巴，甩也甩不脱。一想到冯寡妇，就彻底败坏了我的心情，心里那点轻松劲顿时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说不出的沉重与沮丧。她这次是死死赖住我了，她认为村主任的能量大得很，没有摆不平的事，定要我给她做主。唉！这个认死理，一根筋走到黑的婆娘，真拿她没办法。

此时，我已深深后悔，不该带她来的，只怪我当时心软了一下。

到了西安火车站，已是深夜十二点过十分，这个点我也不愿打扰老罗。老罗是我从小一同长大的伙伴，只比我大一岁。我们一起上学，一起逃学，一起下河洗澡，一起摸虾捞鱼。高中毕业，我两一同入伍，后来我提前转业回到村里，他比我晚两年转业，却走了狗屎运，安置在省城一个街道办事处，现在已经是办事处副主任了。我们是忘年之交，他每次回老家来，第一时间就会来找我，然后没完没了地邀约喝酒，我每次去了省城，也必须到他那里报到。他喝酒跟他的性格一样豪爽，只要有人给满上，不问由来，仰头便喝，因此喝出了很大的酒量。我们只要在一起，就互相抬杠。我们从不叫对方的大名，只喊绰号。我叫他萝卜头，因为他脑袋大；他称我黑娃，我皮肤生来就黑。

尽管我们处得这样随便，但深更半夜去敲人家的门，我做不出来，尤其还带着个女人。

我们在火车站附近，找一家小旅馆住了下来。

冯寡妇的房间就在我隔壁，当我把房间钥匙递给她的时候，她还意味深长地晃了我一眼，我故意将目光移开，不与她相接。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我懒得理她，也懒得去猜她的心思，甚至连一句话也不想说。见我冷漠，她也不好说话，接了钥匙，快快乐地开门进去了。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车站旅馆，脏，乱，差。过道里还算看得过去，像草草打扫过，可跨进房间，一股霉臭味直冲鼻子，室内摆设非常低劣，电视机是那种带天线

的，机身笨重，已严重老化，显得十分古旧；烧水壶没了盖子，我拿起来一看，壶底锈迹斑斑；房间的隔墙不知是纸板还是压木板，刷了厚厚的涂料，有些刺鼻的味道，一点不隔音，夜里，冯寡妇在床上辗转滚动的吱嘎声清晰可闻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拨通了老罗的电话。

我起码有三个年头没来西安了，不用说，老同学兼老战友非常热情。

黑娃，你在西安什么地方？我马上开车过来接你！

刚到，在火车站！

不一会儿，他开了一辆帕萨特过来。看到冯寡妇，他有些诧异，我没当面介绍，把他拉到一旁压低声音说，白泥村的，姓冯，来西安找他男人，没出过远门，摸不着头脑的，让我带过来。这事说来话长，以后再详细告诉你。老罗转身不失礼节地同冯寡妇打过招呼，并介绍了自己。我看见冯寡妇的脸红了一下，但只是一瞬，就像天空扯了一下闪，立马又恢复了平静。她居然还会不好意思。可我还没顾得同老罗寒暄，他已经同人家攀谈上了，听说是本土本土的人，话题一下多了起来。

我们的车穿城而过，城里到处是森林般密集的高楼，马路像一条条再宽也不够用的渠道，密密麻麻的车子，宛如渠中汹涌的流水，红绿灯就是开关渠水的闸门，闸门一开，汽车潮水般向前涌去。这一切让我感到眼晕。此时我才发觉，自己住惯了乡下，这大城市还真让我有些无所适从。我突然可怜起这都市里的人来，他们神色匆匆，连走路都是快四步，成天疲于奔命，却生活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，人口密度大，空气本就污浊，再加上满大街汽车制造的尾气，这么多人，你呼出来，他吸进去，循环往复以至无穷。由此我又想到了吃，民以食为天，偌大的城市，人人张嘴都要吃，哪里等得了慢慢生长，难怪出现农药浸泡，生长素催生的蔬菜水果；饲料堆出的各色肉品；十八天上餐桌的鸭子；没有吃过一根草的兔子……这些现象又说明了什么？

(连载2)

哭泣的小屋

□向勇

3

村里人都知道，张小花在嫁给牛滚龙之前，曾与张龙有过一段美好的情愫。在外人眼里，张小花虽姓张，却是张明父母在“逸夫小学”门口捡来的弃婴，两人长大后若能配对，是亲上加亲呢。然而，幸好两人当时没坠入爱河，否则……因为张小花的真实身份是张龙的远房堂妹，倘若真与张龙成婚，还真有违人伦。但多年来，除张龙母子外，没多少人知道张小花的身世，包括

张小花本人。

三十多年前，张明父母结婚后多年未育，那时节，恰好张小花父母一心想生儿子，便悄然将张小花丢弃在逸夫小学大门前。张小花父母原打算丢弃小花后再生一胎，这样既可逃避计生罚款，兴许还能生出儿子。可是，老天爷似乎与他们过不去，自从丢弃张小花后，她母亲的肚子就再没鼓过。相反，张明父母在捡养小花五年后，意外地生了张明。村里人都说张明父母好人好报，还说张明是被小花招来的，姐弟俩的感情比亲姊妹还好。

小学毕业那年，张龙母亲得了绝症。有个热心大妈见张龙和小花每天都一起上学，一起打猪草，认为这两个年轻人有“夫妻相”，便想好事玉成。她建议张母说：“早栽秧早打谷，早讨媳妇早享福。”

那位热心大妈想主动作媒，为张龙准备“开口礼”，惊得病恹恹的张母从床上一跃而起，完全不像一个重病之人。张母忙不迭地谢过大妈的好意，并解释说两个娃儿属相相克——一个属猪，一个属猴，猪猴不到头！热心大妈虽感意外，却只得抱憾而归。

当天深夜，母亲叫张龙跪在自己的病床前，并向他讲出

了张小花的身世。末了，母亲抚着张龙的头说：

“儿啊，妈不能陪你两爷子了，幸好你已长大。小花命苦啊！不能再让她受伤害了。你要对她的身世保密，如果事情被人捅出去，你大伯一家就会有麻烦，甚至坐牢。你和小花是有血缘的堂兄妹，肯定不能结亲……”

那天，张龙刚满十五岁。但那一晚，他觉得自己突然间长大了，甚至觉得自己的年纪被倒了过来，成了五十岁。一颗幼小的心，在母亲的抚慰下变得脆弱不堪，直到现在，他依然感到钻心地痛。

几天后，母亲走了，张龙哭得几近昏厥。他知道父亲本分，自己不得不开启早熟的人生，以后的路不管多坎坷，都只能靠自己单独走了。

张龙忍着悲痛，在三亲六戚的帮助下葬了母亲。他怀揣一颗伤痕累累的心，离开了给他快乐也给了他痛苦的村庄，孤身一人去了城里，一晃就是十多年。

张龙自小就怕女人流泪，尤其是小花。多少次，他想把小花的身世告诉她，小花有权利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。但他内心异常矛盾，因为他曾答应过母亲，要帮大伯一家保守保密。他甚至没勇气直视小花那双哀怨无助的眼神。

有一次，张龙实在憋不住了，就试

探着问小花，说以后是否想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。哪知一向温柔的小花悲愤地说：“我就算去死，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。既然他们都不不要我了，我又何必呢？”

小花的态度异常坚决，这是张龙始料未及的。自那以后，张龙便时常告诫自己，再也不能触碰小花那颗易碎的心了。

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，张龙心中填满了迷茫和悲楚。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，这条始终牵挂于心的路到底还修不修？于他来讲，钱不是问题，再多一倍也不是问题。

张龙的爱人李媛，虽是城里姑娘，却识大体，一直默默地支持他。那次张龙试探着，说想出钱为村里扩路，李媛没加思索就同意了，还说如果钱不够，上个工程的质保金已经回账了。李媛的话，让张龙好不感动。

张龙知道，借酒消愁是骗人的鬼话。因而适才三人喝酒时，张龙只是象征性的抿了抿嘴。现在，他感觉双腿快僵硬了，不知自己的精神会不会也随之僵硬。

张龙将呆滞的目光投向远处的沟壑，继而又挪向近处那片正在风雨中挣扎的芒果树。此时此刻，他感觉心里沉甸甸的，埋于记忆深处的往事，如一只跳兔，向他奔来。

(连载2)

□黄元芳

前天，勋哥请大家小聚，事前几个哥们儿调侃斌哥缺少魅力，说青老师太清高，总是请不出来。经不住斌哥回家后的软磨硬泡，青凌只好答应一起去吃饭。席间，建军请大家本周吃牛肉，特别强调青老师要给面子。青凌婉拒道：“这周末恐怕不行，我和几个幼师校的同学相约周末去羚羊寨，要在那里露营，望星空。”

闻言，雄哥的老婆李莉来了兴致：“羚羊寨离县城才几十公里，是我们的香格里拉，好多外地的游客都去过了。只可惜，家里的男人整天想着喝酒打麻将，我到现在还没机会去。”

建军当即改了主意：“那我们也去羚羊寨！”

于是，勋哥和建军立马开始查阅景区概况，安排行程，为了避开周末的高峰期，他们决定周三去，周四回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建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青凌说：“嫂子，这么多人围到你转，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做哦！”

青凌不再好再推辞，只能随大家开启这场说走就走的旅程。

汽车越爬越高，七拐八弯地开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景区的停车场。下车后，一行人提着行李，一路说说笑笑地往露营地走去。路边有怒放的杜鹃花，群山脚下的雅砻江像一条玉带在山间缠绕，向天边蜿蜒，方圆七八公里的草坡上开满金黄色的小花，此情此景让青凌感到心旷神怡。

羚羊寨的露营地坐落于草坡汇聚的平坦之处，八米多高的彩钢棚下面放了六把躺椅，十几张大圆桌，厨房和麻将室搭建在稍高一点的平台上。青凌感慨，露营地虽一切从简，但居然没忘了建麻将室。

已到午饭时间，勋哥在其中一张圆桌上摆出卤鸡、卤鸭脚、卤鸡爪、卤猪肉、卤猪尾巴、凉粉凉面、桃子苹果梨等零食。众人一拥而上，女人们很快就吃好了，男人们则一边喝酒吃肉，一边闲聊。

青凌对斌哥说：“明天返回要开车，你别喝酒了，陪我们去逛逛吧！”

“明天才开车，今天中午喝点啤酒不碍事儿，你们想逛就去逛，我们几兄弟摆会儿龙门阵后还要打麻将。”雄哥替斌哥抢答。

“来这里不看风景？打麻将？”青凌很惊讶。

“等太阳下山，不热了再去看风景。”男人们敷衍道。

太阳在头顶暖暖地照着，仿佛置身于明媚的春日，蓝蓝的天空上漂浮着雪一样的云。草地上黄色的小花开得很铺张，好像铆足了劲儿要用自己的黄碾压草地的绿，青凌情不自禁地俯下身去闻花的芬芳。

“我看啊，真没必要去呼伦贝尔大草原，咱们羚羊寨的草原一点也不逊色。”张燕燕做了一个深呼吸。

青凌微笑着点头：“这里的草坡平缓又有起伏，偶尔还有一两棵低矮的高山标点缀其间，北方的草原虽辽阔，但看久了就觉得单调乏味，还是我们南方的山水秀丽多姿。”

“我们拍照吧，让没来的亲朋好友也能欣赏到羚羊寨的美景！”张燕燕边说边从小背包里掏出好几条丝巾，让青凌和赵芸

也来武装武装。青凌见她戴着墨镜和遮阳帽，想到中国大妈拍照的标配，忍笑忍得很辛苦，赶紧说：“我面对镜头就手足失措，很不自在，还是你们俩做模特，我来当摄影师。”

张燕燕马上进入角色，她一手轻触帽檐，一手叉腰，看着镜头露出妩媚的笑。

青凌翘起大拇指：“好一个‘我型我秀’！”

“这是腰痛、脑壳痛！”张燕燕一脸无奈。

赵芸笑着附和：“那就再来一个牙痛、肚子痛！”

一通拍摄后，张燕燕跑过来看青凌刚拍的照片，想挑几张发满朋友圈“九宫格”。张燕燕的朋友圈里大多是她和朋友摆拍的照片，“迎宾曲”“嗨起来”“金鸡独立”“一起敬个礼”“找回我们的童心”“掀起我的丝巾来”……她的道具和服装五颜六色，五花八门，大多是网购的，初看挺好，细看粗劣。她几乎每天都发朋友圈，格式为照片配一段心灵鸡汤式的文字。点赞的“好友”很多，评论也不少，张燕燕非常在意朋友圈里的点赞、评论量。

青凌明白，张燕燕心里对她颇有微词，认为青凌不给力，从来不给她的朋友圈捧场。可是，这些敷衍式的捧场有意义吗？的确，燕燕长得很美，身高1.65米，五官的比例堪称完美。然而，岁月是把杀猪刀，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，燕燕脸上胶原蛋白流失严重，身材也明显发福，美颜和修图都难掩岁月的沧桑，那些做作的小儿女情态让青凌顿生强烈的违和感。耗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展示自己的快乐也就罢了，还非要大家都来恭维，青凌觉得张燕燕真是大河里洗煤——闲着没事几千。

“我的干眼症越来越严重了，多看一会儿手机就干涩难受，好像眼睛里进了脏东西，所以我很少看朋友圈的。当然，我很羡慕你多姿多彩的生活，燕燕，你是我的朋友里长得最标致的美女。”青凌认真地解释。

争取了一个粉丝，张燕燕难掩的喜悦，她说，现在孩子工作了，不用操心他们的学习。目前也没有孙子，不用当免费的保姆，自己还有不到五年就退休，单位给老年人安排的事情很少，正是人生好时节，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享受生活，等到退休带孙子了，比上班还恼火。

“我还在教学一线，工作量跟年轻时没有区别。而且现在幼儿教育工作要求终身学习，要求留下课堂实录，一节课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去设计和开展。如今我年纪也大了，眼睛和嗓子都不复从前，真是巴不得现在就退休呢！”青凌倒起了苦水。

“李莉还不到五十岁就已经不在教学一线了，人家现在在抖音上上健身课，每天花四个小时锻炼，身材可真好了，面色也白皙红润，看起来比我们年轻十来岁。都在学校工作，你们工作量的差异怎么这么大？”张燕燕愤愤不平。

青凌不知道如何接话，只好沉默。

(连载2)